

冢之族貴



貴族之家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A HOUSE OF GENTLEFOLK

By I. TURGENEV

Translated by T. K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貴族之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屠格涅夫
譯者 高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棋盤街中市
上海 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南京 太平門外
天津 保定
濟南 開封
北平 奉天
鄭州 西安
蘭州 南昌
廣州 梧州
長沙 衡州
福州 廈門
貴州 張家口
新嘉坡

明媚的春光，漸爲晚景所淹沒。高懸頭上的青天裏，有幾頁渺小的玫瑰色的雲片，懶洋洋的橫渡天空；漸漸的沉入那蔚藍的顏色裏。

在O——省首府的邊遠街道之一，一所華屋裏有兩個婦人憑着一扇開着的窗子開坐；一個約有五十歲，一個是七十歲的老太婆。

年紀較輕的名字叫做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卡里亭。她的丈夫是一個精明果決而

且有剛愎乖戾性情的人，死去已有十年了。他曾做過省政府的公共檢察官，辦事很有成效是人所共許的。他曾受過優等教育，也入過大學；不過因為處在艱苦境域之下，便不得不早日投身社會去謀生計。因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便有了一個戀愛的對手。他的面貌還不壞，又聰明，並且當他選擇的時候又很能可意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泊司托夫——她的閨名——在孩子時代就喪掉了父母，她曾經在莫斯科一個寄食宿的學校（boarding-school，別譯作 Institute 即學院之意。）裏讀過幾年書，離開學校之後，便和她的姑母，哥哥，同居在離O——城約有四十里遠近的波克洛夫斯克宅裏。不久她的哥哥在彼得堡謀得差事，對於他們只有微薄的供給。他待遇他的姑母和妹妹是很吝嗇的，一直到他忽然棄世使他的事業頓行剪斷的時候為止。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承襲了波克洛夫斯克，但她並沒在那裏住了多久。她和那不久便使她傾心的卡里亭結婚二年之後，波克洛夫斯克便因為和別的田產相易而失去了；收入雖然增加了許多，但是完全不討人歡喜，並且也沒有房子。同時，卡里亭又在O——城裏置了一所宅子，便做爲他們

夫婦永久的住所。房子的四圍被大大的園子環抱着，一面下臨着距城很遠的曠野。

『這樣呢，卡里亭是如此決意，他對於冷靜的鄉村生活是感得乏味的，『他們便無須再被牽入鄉村生活之中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心裏也曾數次惋惜她那美麗的波克洛夫斯克，流着潺潺的小溪，鋪着碧碧的草地，和綠蔭的矮樹林；但是她在任何事件上，從未反對過她的丈夫，並且對於他的世道聰明和知識，表示着極大的敬意。結婚的生活度過了十五年之後，他便拋下她和一子二女與世長辭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已經對於她的宅子和城市生活有了習慣，便沒有離開O——城的念頭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年輕的時候便有美人的佳譽；現在是五十歲了，她面貌上的風韻還沒有盡數失去，雖然大致有幾處顯出點粗糙和不大風流來。她的多情比她的慈心還重；並且，就是到了中年的時候，仍未脫去那寄食宿的學校的習慣。她是任性的，也易受激惹，當她發皮氣的時候，甚至還要迸出淚來。然而，當她按着己意做去而沒人來反對她的時候，她是很溫和而可意的。她的家宅要算做城市中最快活的了。她有很可觀的財

產，而她丈夫的積蓄比她自己的產業更多。她的兩個姑娘和她住在一起；她的兒子在彼得堡的一個國立學校裏讀書。

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憑窗而坐的老太婆是她父親的姊姊，就是和她在波克洛夫斯克同居數載的那個姑母。她的名字是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泊司托夫。她有一種放任的特性，因為她是一個孤峭的婦人，當着人的面前即可毫無避忌的說實話；雖然她處在極窘的情形之下，卻如同有許多財產在她任意支配之下一樣。她是很不耐煩卡里亭的，她的姪女和他結了婚，他便搬到自己的小舍裏去，在那兒，足有十年之久，她整日住在煙氣薰人的鄉間茅舍之中。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有點兒怕她。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是一個短小的尖鼻子的婦人，雖然在她的晚年尚保持着黑黑的頭髮，閃爍不定的眸子，走起路來非常敏捷，身段壁直，說話用一種尖利的聲音清楚而流利，她常是戴着白帽子，穿着袂背心。

『你又是什麼事？』她忽然問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你嘆息着什麼，請問？』

『沒有什麼，』回答了。『這樣奇妙的雲彩呀！』

『你爲牠們發愁嗎？』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沒有回答。

『介道諾夫斯基爲什麼還沒來呢？』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說着，織針動的更快了。（她正在織一條大的羊毛披肩）『他將和你一塊兒嘆氣——不然，至少，他將有些編湊的話說給你聽。』

『你爲什麼這樣刻薄人呢！塞爾基彼得維亦是一個有身分的人。』

『身分呀！』老太婆帶着輕蔑的口吻重複一句。

『並且他對我那可憐的丈夫是何等的誠懇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就是如今他提起來的時候，沒有不熱情衝激的。』

『那自然是無怪了！他是曾經提拔過「素性微賤的他」的人。』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喃喃道，她的織針比平常動的更加快了。

『從他的外貌看來到是很溫情而柔和的，』她又道，『藹然的一頭灰色髮；但是，他若不說謊話或是捏造是非簡直是不開口的。看起來他倒像屬於顧問階級的！雖然，他不過是一個鄉村傳教士的兒子。』

『每個人都有過錯的，姑母；那是他的缺點，是毫無疑惑的。塞爾基彼得維赤沒有受過教育；自然他不通法國話；無論你怎樣說，他仍是一個可意的人。』

『是呀，他常要親你的手。他不通法國話——那不算什麼大短處。我自己也是不大通法國話的。他若連普通的話也不能講，倒是好的多；他就不至於說謊了。他來了——真是「說他，他便來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說着，一面向街頭眺望。『這兒呢，你那得意的人兒大踏步的走來了。他怎是這樣瘦細的東西呢，正如一隻老鸛！』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開始整理她的頭髮。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注視着她，帶着譏諷的神色。

『那是什麼，不確是灰色的頭髮嗎？你必須問你的裴拉什卡，她能想着些什麼？』

『真的，姑母，你常是這樣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呢喃的說，蘊含着不耐煩的聲調，一面用她的指尖擂鼓也似的擊着她的椅子臂。

『塞爾基彼得維赤介道諾夫斯基！』一個玫瑰色面頰的小侍者，在門旁出現；振着尖利的喉嚨稟告了一聲。

二

一個碩長的人走進來，御着整潔的大衣，短短的褲腳，灰色的羊毛絨手套，兩條領帶，——黑的在外邊，白的壓在底下。他一舉一動滿溢着循規拘禮的神氣：從他那春風滿佈的面色和梳得光光的頭髮，直到他那低跟無響的皮靴。他先向主婦鞠了一躬，又向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問了好，慢慢的脫去了他的手套，他又握住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手。依次的吻了兩手，很規矩的自己坐在一把臂椅上，把指尖攏在一起，微笑的說——

『愛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很好嗎？』

『是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回答說，『她在園子裏呢。』

『愛萊那米哈洛夫那呢？』

『萊諾赤卡也在園子裏呢。沒有甚麼新聞嗎？』

『自然是有呵！』客人回答說，慢慢的眯了眯眼睛，皺起了雙唇。

『哼……是呀，的確有一段新聞，也是驚人的新聞。拉夫爾斯基——費多爾伊凡尼赤來了。』

『費的亞？』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喊道，『你一定知道嗎，你不是捏造我的好人？』

『不，真的，我親自見過他。』

『那麼，這並不算證明了此事。』

『費多爾伊凡尼赤好像比從前勇敢多了，』介道諾夫斯基接着說，並沒有聽到馬

爾法提末非夫那的話；『費多爾伊凡尼赤健壯多了，並且有很好的氣色。』

『他好像是有勇氣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說道，每字都帶着頓挫的節律，『據我想他不得不裝出來一點有勇氣的樣子。』

『是的，確是這樣，』介道諾夫斯基說，『別人要處在費多爾伊凡尼赤的地位上，將消極而厭世了。』

『爲什麼如此呢，請問？』馬爾法提末非夫插入一句，『你們說的是多沒有意思呢？人家是回到家裏來的——你們讓他到那裏去呢？他曾受了非議嗎？我倒是願意知道的！』

『男人是常要受非議的，太太，我大膽的告訴你吧，就是當着一個妻子做了不名譽的事情的時候。』

『你說那個呀，我的好先生，因爲你從未結過婚的緣故。』介道諾夫斯基一面聽着，報之以牽強的微笑。

『如果我可以問這樣不相干的事，』少停之後他說，『那條披肩是打算給誰織的』

呀？
』

『那是打算着，』她答道，『給一個不談污辱名譽的事情，也不玩假面具，也不說謊的人；若是能在世界上找到這樣人的時候。我對於費的亞的情形是很明瞭的，他招非議之點不過是因他對於他的妻太和善了而已。老實的說吧，他是爲愛情而結婚的；在他們這些爲愛情而結婚的人們中間，沒見過有一遭是美滿的。』老太婆又加上了兩句，當她從坐位上站起來的時候，又用斜眼看了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現在呢，我的好先生，你可以隨便攻擊任何人，甚至於是我，隨你的便；我去了，我不妨礙你們。』於是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走開了。

『她常是這樣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說着，用眼睛瞟着她姑母的脚步。

『我們應當原諒你姑母的年邁……那是無法可補救的。』介道諾夫斯基回答說。

『她論到一個人不應當假冒爲善。但是現在誰又不假冒爲善呢？我們就是生在這個時候裏的。我有一個朋友，是一個極有身分的人，並且，我敢向你擔保的說，是一個上等人，他

常說，現今的時代，就是一隻母雞若不假冒爲善，簡直連一顆穀粒都不會尋得到嘴——人們常是走偏鋒纔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不過，當我見了你的時候，親愛的夫人——你的行爲真是聖明的了不得；允許我吻你雪白的纖手吧！』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帶着迷惘的微笑，把肥潤的手伸出來給他，她的小指單向一旁分開。他的脣緊貼着她的小指，她把椅子向他拉近些兒，身子也微往近側彎湊了一下，低聲問道：——

『你見他是那樣的嗎？他真是——完全的——很平安而愉快的嗎？』

『是，他是平安而快樂的。』介道諾夫斯基低聲回答了。

『你沒有聽說他的妻現在到那裏去了嗎？』

『說是近來她在巴黎；現在，據說，她已竟到意大利去了。』

『那是很可怕的，真的呢，——費多爾的地位呀；我真奇怪着他怎能去忍受呢？自然，每人都有不幸的事；不過是他，誰都可以說，簡直是全歐都傳成佳話了。』

介道諾夫斯基嘆了一口氣。

『是實在的；是實在的。人都說，你知道，她接交些藝人和音樂家；傳說是這樣，所有各種的生人她都交到了。她已將羞惡之心完全丟掉了。』

『我深深的悲哀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按着我們的關係說來，你知道，塞爾基彼得維赤，他還是我的遠族堂兄弟呢。』

『自然呀，自然。關於你們戚族中的事我不是都知道嗎？我希望是這樣的，實在的。』

『他將要來探望我們嗎——你想是怎樣呢？』

『誰都是這樣的想，雖然，聽說他正打算到鄉下的家裏去呢。』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兩眼轉向着天空。

『啊，塞爾基彼得維赤，塞爾基彼得維赤，我想，我們做婦女的，當怎樣謹慎我們的行為呀！』

『有許多的婦女，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有這樣不快活的……屬於輕浮的品行

……也是在乎某種年齡的；並且，她們是沒有被導入網常大道之內的。』（塞爾基彼得維亦從懷裏掏出來一條藍格的手巾，展開。『有許多這樣的女人，沒有什麼疑惑的。』（塞爾基彼得維亦用手巾的一角先擦了擦這隻眼睛，然後再擦那一隻。『不過大概的說起來，如果一個人仔細的尋思一下，我以爲……今天城裏的塵土特別的大。』他噓出一口氣來。

『媽媽，媽媽，』一個美麗的姑娘跑進來喊着說。『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騎着馬來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站起來；塞爾基彼得維亦也起來鞠了一躬。『謙誠的向愛萊那米哈洛夫那表示敬意，』他道，然後爲了講究好禮節便轉向一旁的牆角處，他動手去擤他那長而直的鼻子。

『他的馬真漂亮呀！』小姑娘接着道。『他剛纔在大門外邊，他告訴里莎和我，他將在階前下馬的。』